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二

高宗皇帝

三十二

起紹興甲寅八月九三年有奇

高宗皇帝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

孝皇帝六

聖

冬十月詔韓世忠進屯揚州詔辭懇切世忠感泣曰

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濟師進屯揚州 初張

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規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

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

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

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

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  
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  
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軍赴  
關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癸未  
遂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戊子  
韓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  
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  
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  
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朕  
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

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勃重  
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勃重喜即引兵至江口距  
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  
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官軍迭  
進世忠令背鬼軍各持長斧上礮人胸下斫馬足敵  
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兵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  
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攸亦擊敗金人  
于天長之鷓鴣口橋解元至承州北門遇敵設水軍夾  
河陣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  
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

蹈藉溺死者甚衆捷聞群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金齊之兵日迫群臣勸帝訛許司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凌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於是孟庾爲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

以張浚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燮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宮自温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戊戌帝遂發臨安劉錫揚存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捷奏至壬寅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

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 自劉豫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爲大齊至是十一月壬子下詔聲其罪以勸六師 已未張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以其盡忠竭節詔諭中外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撻懶兀朮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俊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度之十二月壬辰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援于岳飛飛遣牛皐徐慶援之皐至遙語金將曰牛皐在

此爾輩胡爲見犯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皐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皐乃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不可勝計 魏良臣至金粘沒喝言當割建州以南王爾家爲小國索銀七千萬犒軍仍約良臣等再使侍御史魏玘請罷講和二字以攻守代之飭勵諸將力圖攘狄遂不復遣 撻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塾鎮爲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遂有歸意會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

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兀术等既去劉麟劉猷不能獨留亦棄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洶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也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鼎奏金人遁歸猶當博采群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讐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爲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旣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苟不大脩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旣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旣固軍政旣脩

續資治通鑑卷之三十一 五  
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  
荆襄以爲東南屏蔽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  
帥屯衆兵以臨之分遣偏帥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  
軍上運下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  
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  
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  
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  
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  
所東南形勢無如建康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  
蹕治城池脩宮闕立官府勑營壁使但成規模以待

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  
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  
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  
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  
先也又曰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闕而日蹙事  
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難練國用匱而無  
贏餘之資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  
而中興之効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  
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  
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

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  
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  
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  
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國勢益弱職  
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  
敵天威所加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  
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  
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  
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  
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

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  
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  
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  
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  
刑治軍旅選將帥脩軍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  
來則禦侯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  
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  
善隣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今金人造釁之  
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爲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  
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噐幣禮物所費不



貫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况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有可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疏奏帝賜詔褒諭

紹興五年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帝在平江府辛亥召張浚還命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太平張俊屯建康俊嘗以其軍從上行至是始軍于外金主吳乞買卒兄之孫亶立初粘沒喝兀朮等會朝上京以暗班勃極烈之位又虛請立太祖之孫合剌金主不得已許之合剌即亶也至是金主卒亶立追尊其考豐王繩果爲景宣皇帝妣蒲察氏爲惠昭皇后又追帝其先祖函普曰始祖烏魯曰德帝跋海曰安帝綏可曰獻祖烏古迺曰景祖劾里鉢曰世祖頗剌淑曰肅宗盈歌曰穆宗烏雅束曰康宗妣皆爲后復

定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 二月壬午帝如  
臨安 丙戌以趙鼎張浚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  
章事無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鼎浚相得甚驩  
人知其並相史館校勘喻樗獨曰二人相宜且同在  
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  
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  
自將背戾矣尋命浚如江上議邊防 丁亥吳玠聞  
虜犯淮南遣吳玠楊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  
水至秦拔其城撒離喝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  
復擊敗之 己丑作太廟于臨安時太廟神主寓溫

州歲時委守臣薦享司封郎中林待聘言神主禮宜  
在都今新邑未奠請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遷之行闕  
以彰聖孝於是始就臨安建太廟遣太常少卿張銖  
迎神主奉安帝行欵謁禮侍御史張致遠言創建太  
廟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  
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爲久居之地不復有意  
中原不報 閏月丁未胡松年罷 置總制司命戶  
部尚書章誼措置財用以孟庾提領總制司先是帝  
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呂頤浩葉夢得等言政  
和間陳亨伯爲陝西轉運使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

增稅額官賣契帑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文其後行之東南及東京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所補不細今邊事未寧費用日廣請復行之諸路一歲無慮數百萬計賢於緩急暴斂多矣帝從之至是又因經制之額增拆爲總制錢歲收至七百八十餘萬緡 三月乙未張浚視師潭州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楊太滋蔓爲害請乘其急討之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太謀者給以文榜俾招諭諸砦皆驩呼而去於是相率而降 夏四月丁未罷諸州鎮撫使先是陳規守德安七年賊不敢犯召入

朝乞罷鎮撫使帝從之不復除至是盡罷 封周後

柴叔夏爲崇義公 甲子太上皇帝崩于今年五十

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

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

曰爲臣子聞父君之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

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

冷山聞之北向泣血操文以祭其詞激烈聞者揮涕

史臣曰徽宗之失國也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

疎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儂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游觀困竭民力君

臣逸豫相爲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  
又勤兵於遠稔禍速亂遂致國破身辱豈得諉諸數  
哉自古人君玩物喪志縱欲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特  
甚焉爾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文靖公楊時卒時奉  
祠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東南學者推時  
爲程氏正宗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卒年八十三從  
彥南劍人初爲博羅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  
之及時爲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即驚汗  
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旣卒業歸築室山中  
絕意仕進學者稱爲豫章先生朱熹謂龜山倡道東  
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豫  
章一人而已延平李侗初從從彥學從彥令於靜中  
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  
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退居山中謝  
絕世故凡四十年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之道  
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爲延  
平先生朱熹嘗從侗受學每稱侗姿稟勁特氣態豪  
邁而克養完粹無復圭角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  
恂恂無甚可否及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  
可犯者 五月辛巳遣忠訓郎何薜使金中書舍人

胡寅上疏言女真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讐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爲復出此謬計邪苟曰姑爲是豈有脩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

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効可考矣况歲月益久虜情益閔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藪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會張俊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闕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藪行寅因乞外知邵州已丑以孟度知樞密院事趙鼎請以行宮新作

書院爲資善堂命建國公瑗聽讀且薦徽猷閣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皆設拜後岳飛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尋以伯玖

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璩 六月乙巳行常州布衣陳  
得一所造統元歷 岳飛奉命討楊太于洞庭而所  
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法何常顧用之何如  
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  
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  
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  
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  
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  
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俊曰岳侯忠  
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  
若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受王  
燮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  
安宣言岳大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  
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議召  
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  
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  
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  
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以敵  
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  
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

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旣降敵腹心  
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  
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  
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  
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  
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  
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  
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塞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  
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  
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曰  
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  
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嘆  
曰岳侯神筭也黃誠斬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  
降湖湘悉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攻  
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  
爲讖云 秋七月己卯孟庾罷 冬十月張浚還自  
潭州時湖湘平浚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  
鄂岳轉淮東會諸將議防秋之宜帝賜詔趣歸及至  
勞問曰卿暑行甚勞群寇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  
之功也召對便殿浚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嘆

置之坐隅 乙卯以李綱爲江西制置大使 十一月徵和靖處士尹焞于涪州初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昇至山谷中而免劉豫聘之不從以兵恐之焞自涪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拜受之因止於涪關三畏齋以居州人不識其面至是范冲舉以自代 金伐蒙古蒙古在女真之北唐爲蒙兀部亦號蒙骨斯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爲甲可捍流矢金主命萬戶胡沙虎將兵擊之 紹興六年春二月甲寅以折彥質簽書樞密院事 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即引軍渡淮傍符離而北

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勃謹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俱舉兀朮與劉猗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敵敵果至殺其導陣者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癸亥沈與朮罷 張浚會諸將于鎮江遣張俊屯盱眙韓世忠屯楚州浚每稱二人可倚大事故並命之世



忠至楚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爲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幘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恥之故人人奮勵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 夏四月甲辰劉豫陷唐州 岳飛以母喪扶襯還廬山累表乞終制不許起復爲京湖宣撫副使 六月甲寅張浚撫師淮上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楊沂中領精騎以佐張俊岳飛屯襄陽以圖中原且謂飛曰此君素志也 地震朶直言

秋七月以郭浩知金州邵隆知商州經理商稅

八月庚子陳公輔召還爲吏部員外郎言今日之禍

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且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世龜鑒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揚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

劉光世復壽春

吳玠爲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

計不問盈虛一切以軍期趨辦于轉運使趙開數以饋餉不繼訴于朝開亦自劾老憊求去朝廷爲之交解乃以席益爲制置大使位宣撫副使上州軍兵馬並隸大使司邊防重事仍令宣撫司處置益至四川頗侵用軍期錢開復訴于朝又數增錢引以益軍計猶不給朝廷以開益不協乃召開起行在而以李迨代之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饋餉軍用無乏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然茶鹽權酷苛零絹布之征遂爲蜀常賦則開作備之責不能逃焉益尋亦以

毋喪去

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爲中興

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會謀報劉豫將南寇趙鼎議幸平江遂命秦檜孟庾留守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温州紹興府又以張俊薦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漚用事岳飛累戰皆捷遣牛皋復鎮汝陽軍楊再興復河南長水縣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響應者已而忠義杜

梁興等果歸之飛復及偽齊李成孔彥舟連戰至蔡州克其城 九月丙寅朔帝如平江 岳飛遣王貴郝景董先下虢州盧氏縣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會劉豫屯兵窺唐州飛遣貴等攻破之焚其營飛奏進取中原不許壬午召貴等引還鄂州劉豫聞張浚會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其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况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柰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冬十月丁酉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以犯合肥猊率東路兵由紫荆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俊揚沂中韓世忠岳飛劉光世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爲憂移書張浚欲令俊與沂中同保合肥俊以爲然乃遣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趣濠州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邊報日急張俊劉光世皆張賊勢以聞浚以書戒

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哉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俊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

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趣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鞏相應劉猷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二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浚以兵拒之猷率衆犯定遠欲趣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猷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猷恐孤軍深入爲王師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猷據山列陣矢下如雨

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其軍猊  
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  
曰賊破矣衆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張  
浚大軍復與戰于李家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猊以  
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揚殿前  
也即與數騎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衆皆怖而降麟  
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  
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去北方大恐金  
人聞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西遼耶律大  
石死夷列幼遺命其后蕭氏權國稱制號感天皇后

十二月甲午朔張浚還自鎮江 戊戌韓世忠敗

金人于淮陽 張浚在江上遣叅議軍事呂祉入奏  
事所言誇大趙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浚與卿不  
和必呂祉也既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言臣初  
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  
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  
鼎與折彥質請帝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  
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乞乘勝攻  
河南而車駕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請罷其  
軍政鼎言得河南固易爾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

世累世爲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綰與府鼎與浚爲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爲小元祐帝嘗親書忠正文德四字及尚書一帙賜之曰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頓首謝 丙午折彥質罷以張守叅知政事已未陳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

惟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子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時方召尹焞焞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

紹興七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府 詔移蹕建康 癸未以陳與義叅知政事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 乙酉以張浚兼樞密使自元豐改官制密院不置使至是復置 丁亥何薳還自金始聞道君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上表請遵

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  
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  
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  
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歛髮而趨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群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  
三年之喪上太上皇廟號曰徽宗太后尊謚曰顯肅  
浚又請命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退而  
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每感慨誓殲敵  
讐十年之間親養缺然妾及妻孥莫之私顧亦欲遂  
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炭昊天不弔禍變忽生  
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昔陝蜀之行陛下  
命臣曰我有大隙于此刷此至耻惟爾是屬而臣終  
隕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黜帝  
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時帝遇朔望猶率群  
臣遙拜淵聖中丞廖綱言禮有隆殺兄爲君則君之  
已爲君則兄之可也但歲時行家人禮於內庭從之  
以秦檜爲樞密使 金初用司天楊級所造大明  
歷 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庚子遣王倫如金爲  
奉迎梓宮使陞辭帝命謂撻懶曰河南之地上國旣  
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 三月辛未帝如建康

不以呂祉參謀都督府軍事張宗元爲參議官 戊寅以沈與求知樞密院事 帝嘗謂輔臣曰宣和皇后韋氏春秋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寧處屈已講和正爲此爾至是從翰林學士朱震之請已卯下詔遙尊爲皇太后 劉光世在淮西素無紀律張浚言其沉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乞賜罷黜會光世引疾請解兵柄乃拜少師萬壽觀使奉朝請以其兵隸都督府浚因分爲六軍命呂祉往節制之張守曰必欲改圖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祉不可用也浚不從 夏四月丁未岳飛自鄂入

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用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畧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旣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濟滑經畧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於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而請詔飛詣張浚



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都督叅謀領之何如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擅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浚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艷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爲念哉飛旣忤浚即日上章乞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廬母墓側浚怒遂以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軍 五月張浚薦胡安國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頤之學乃上

疏曰孔子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子孟而禁從頤學是入室不由戶也夫頤於易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恠語豈其文哉孝弟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與則高視闊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

哀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  
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  
學術頗僻除知永州安國辭遂復與祠 六月乙巳  
沈與求卒與求被遇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  
四百奏帝以其淹練通達克已聽納 累詔趣岳飛  
還職飛不得已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及張宗元還言  
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至鎮  
奏言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  
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  
順爲強弱萬全之効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

願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  
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 初金主吳乞買召粘  
沒喝爲相以訛里朶代守雲中粘沒喝遂失兵柄蒲  
盧虎欲挫粘沒喝因其所善尚書左丞高慶裔以贓  
賄下獄粘沒喝乞免官爲庶人以贖其罪金主不許  
慶裔臨刑粘沒喝哭與之別慶裔曰公早聽我言豈  
有今日蓋慶裔嘗教之反凡粘沒喝之黨連坐者甚  
衆 秋七月粘沒喝恚悶絕食縱飲而死 八月以  
張浚爲淮西宣撫使王德爲淮西都統制鄺瓊副之  
瓊與德素等夷不相下及呂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訴

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而命楊沂中爲淮西制置使劉錡副之往屯廬州祉復至廬州瓊又訟德祉諭之曰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闕畧况小嫌邪當爲諸公辨之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小定祉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靳養兵權書吏漏語于瓊瓊人渡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怨怒會聞朝廷命楊沂中等爲大帥而召已赴行在大懼遂謀叛諸將晨謁祉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祉大驚欲走不及爲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皆死 乙未瓊遂帥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祉北去距淮三十里祉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逆賊我豈可見之衆逼祉上馬祉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諭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祉遂遇害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歸吳中者祉妻吳氏持帛自縊以殉葬聞者哀之劉錡吳錫以兵追瓊不及而還詔張浚自盱眙移屯廬州於是張浚始悔不用岳飛言飛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

臘既去平衆敢忽燻凡千餘人疑立不許更新器  
 飲此又信其衆曰隆新並引爾軍中豈無英軀乎詔  
 隆新並與汝豈可具之衆並據土黑據黑曰汝限  
 卦利隆新蘇蘇其去或卦三十里據于黑立器  
 蘇蘇歸隆宋齋皆取心未變發相全軍因萬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三

宋紀三十三

起紹興丁巳九月盡紹興庚申六月凡二年有奇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

孝皇帝七

九月壬申張浚免罷都督府浚總中外之政機事叢  
 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讐耻之大帝未嘗不改  
 容流涕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草  
 之及鄴瓊叛呂祉死浚因引外力求去帝問誰可代  
 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否  
 則用趙鼎爾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浚遂奉祠而

都督府亦罷 丙子以趙鼎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  
事兼樞密使 冬十月丁酉安置張浚于永州浚既  
去位言者論之不已至引漢武誅王恢爲比欲遠竄  
之會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帝曰浚罪當遠竄鼎曰  
浚毋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  
出浚謫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  
鼎方懇曰浚罪不過失策爾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  
倘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  
此事自開朝廷非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爲言帝意解  
遂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李綱聞之馳奏

曰浚措置失當誠爲有罪然其區區狗國之心有可  
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 閏月丙寅以尹焞  
爲崇政殿說書初焞被召以疾辭范冲奏給五百金  
爲行資命曹臣至涪親遣焞始就道會陳公輔攻程  
氏之學焞至九江遂留不進張浚言焞拒劉豫之節  
且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  
送焞至建康復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退矣趣召入  
見命爲秘書郎兼說書 張俊棄盱眙還建康 十  
一月丁未金人襲汴執劉豫廢爲蜀王初豫由粘沒  
喝高慶裔得立故 奉人特厚兀朮及諸將多憾之豫

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及粘沒喝死岳飛因遣間齎  
蠟書與豫約同誅兀朮得書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  
豫之意益決會豫請立麟爲太子金主亶曰徐當咨  
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日遣使乞師南侵金乃  
建元帥府于太原令豫兵悉聽節制而以東拔爲左  
都監屯太原撻不也爲右都監屯河間復分戍陳蔡  
汝亳潁許諸郡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  
令撻懶兀朮僞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  
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兀朮麾騎翼而擒之  
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

下馬逼豫出見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  
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而廢之  
其詔有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爲  
仍以鉄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問巷間宣言曰自  
今不僉汝爲軍不取汝免行錢爲汝敲殺親事人請  
汝舊主少帝來由此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于汴  
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胡沙虎爲汴京留守李儻  
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官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萬  
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石絹二百七十  
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於二帥撻懶

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燃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十二月與家屬徙臨潢岳飛奏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十二月癸未王倫自金將還撻懶送之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成倫至入對言金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逾五日復遣王倫奉迎梓宮于金

紹興八年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府 戊戌張守

罷帝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疆敵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于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不可守遂求去出知婺州 二月丙寅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始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

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賜諡文定安國  
疆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斯民見中原淪  
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其身雖數以罪去愛君憂國  
遠而彌篤風度凝遠視天下萬物無一足嬰其心有  
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謝良  
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隆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  
挺然獨秀者也 戊寅帝自建康至臨安自是始定  
都矣一日內侍移竹栽入內趙鼎見之責曰良嶽花  
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邪因奏其事帝改容  
謝之又有戶部官進錢入宮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

翌日問帝曰其人獻錢邪帝曰朕求之也鼎曰其人  
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出其人於遠郡 三月庚寅  
以劉大中叅知政事王庶爲樞密副使 壬辰以秦  
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  
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  
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  
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爲檜所賣也檜既  
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  
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爲過 甲午陳與義罷初朝  
廷議與金和趙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



進兵恐他時咎今日之失機與義曰若和議成豈不  
賢於用兵帝然之至是以疾出知湖州 夏四月詔  
王庶視師江淮庶素有威望臨發勞師於都教塲便  
服坐壇上自大將以下悉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  
拜賜而出莫敢仰視至淮上遂移張俊下張宗顏軍  
淮西巨師古屯太平州分韓世忠一軍屯天長泗州  
緩急爲聲援以劉錡軍駐鎮江以固根本 五月丁  
未王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捷  
懶自河南還言于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  
群臣議幹本力言不可東京留守訛魯觀曰我以地

與宋宋必德我阿懶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  
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讐也何德之有勿與便蒲盧  
虎位在幹本上捷懶訛魯親附之由是蒲盧虎執議  
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  
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事將至帝命吏部侍郎魏在  
館伴之在以爲御史時嘗言和議之非不可奉詔因  
備論敵情之不可信秦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  
敵在曰第恐敵不誠待相公耳檜乃改命吳表臣思  
謀等至臨安入見帝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  
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

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已冀和議之速成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已請和不憚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群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母后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衆議遂金以經義詞賦取士 六月壬戌賜衍聖公孔玠衢州田凡五頃以奉先聖祠事時玠僑于衢也 秋七月辛亥彗星見 秦檜復請遣王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曰左正言辛次膺以國耻未雪義難講好凡七上疏力

諫不報乃以母疾求補外詔從之 八月金始頒行

官制初金太祖用漢言賞左企弓等囚置中書省樞密院于廣寧而其國用事者未改女真官號斜也幹於當國勸用漢官制度畧倣中國之制立省寺府司太宗嘗下詔改定而未畢至是置三師三公三省六曹臺院寺監等官宇文虛中爲之參定其制 金會寧卽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初稱爲內地至是陞爲上京會寧府改遼上京臨潢府爲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南京大興中京大定府則仍舊云 冬十月丁巳罷參知政事劉

大中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爲侍  
御振入臺卽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  
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矣 鄜延故  
將李世輔綏德清澗人自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都  
巡檢使世輔年十七隨父求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鄜  
延經畧王庶募間者世輔往應募有敵人夜宿陶穴  
世輔縋陶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疋  
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補充隊將由是知名遷副  
將金人陷延安授求奇父子官求奇聚泣曰我宋臣  
也世襲國恩乃爲彼用邪會劉豫令世輔帥馬軍赴

東京求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卽歸本朝無以我  
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世輔至東京劉麟喜之  
授南路鈐轄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及豫  
廢兀朮以萬騎馳獵淮上與世輔獨立馬圍場間世  
輔戒吳俊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兀朮歸朝俊還  
世輔馳問之爲竹刺傷馬而止兀朮授世輔知同州  
世輔至鄜省父求奇教世輔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  
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澗由商虢歸朝第  
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世輔赴同州卽遣王  
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金撒離喝來同州

世輔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捷世輔憇高原望追騎益多撒離喝搏頰求哀世輔乃與折箭爲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我骨肉撒離喝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爭救得免世輔携老幼長驅而北進鄜城縣急遣人告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翅谷爲金人所及家屬三百口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 甲戌趙鼎罷初中書舍人潘良貴以戶部侍郎向子諲奏事又叱之退帝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爲之辨帝欲併逐同鼎奏子諲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諲出二佳士不書黃帝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帝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鼎秦檜繼留身奏事及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擊臣乃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帝聞益疑鼎乃引疾求罷且言劉大中持正論爲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紹興府入辭言于帝曰臣去後必有孝悌之說脅制陛下者將行檜率執政餞之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自拜相

無所施爲或以爲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攻砭必損元氣矣後王庶入對帝曰趙鼎兩爲相於國有大功拜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銓無虞他人所不及以勾龍如淵爲御史中丞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以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群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群臣爲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爲檜謀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何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卽擢如淵爲中丞劾異議者卒成檜志丁丑王倫至金主以其右司侍郎張通古簽書宣徽院事蕭哲爲江南詔諭使許歸河南陝西地與倫偕來通古至泗州要所過州迎以臣禮知平江府向子諲不肯拜且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通古至臨安要帝待以客禮秦檜未見國書疑爲封冊欲帝屈已以受之帝曰朕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於是朝論籍籍楊沂中解潛韓世良相率見檜曰軍民

洵洵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中丞勾龍如淵詣都堂與檜議召倫責之曰公爲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諫陰三年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詣館受書而倫亦以計說通古通古從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曰通古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于禁中人情始安通古入見

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先是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歎息謂王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邪初檜主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奏帝不許及通古來以詔諭爲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

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  
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通古還世忠伏兵  
洪澤鎮將邀殺之以壞和議不克而罷 十一月甲  
申以孫近參知政事 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  
當草國書辨視体制是非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  
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  
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  
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  
登大位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柰何自卑辱至此  
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詛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  
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  
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然  
猶慮群言 辛丑詔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已受和  
在朝侍從臺諫其詳思條奏和好得失於是開與從  
官張燾晏敦復魏玗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  
薛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瑄朱松張擴凌景夏常  
明范如圭馮時中許忻趙雍皆極言不可和提舉洞  
霄宮李綱亦上疏言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  
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爲名  
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

臣在遠方不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爲此名以遣使其要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爲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休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騎入覲或使移易宰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脔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

之宜聽其邀求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疏入不省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不職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也是欲劉豫我也陛下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



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率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謂痛哭流涕長太息矣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秦

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政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事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邪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橐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

播中外給金臺諫及朝臣多救之檜迫於公論翌日  
改銓監廣州都鹽倉宜興進士吳師古鋟其書於木  
金人募之千金朝士陳剛中以啓事賀銓之謫師古  
坐流袁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皆死焉晏敦復謂  
人曰頃言檜效諸君不以為然今方專國便敢爾他  
日何所不至邪 王庶論虜不可和上疏者七見帝  
言者六秦檜方挾虜自重以為功絀其說庶語檜曰  
公可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虜邪檜大恨庶  
因乞免簽書和議文字且累疏求去遂罷為資政殿  
學士知潭州 十二月己未以李光叅知政事秦檜  
既定和議將揚榜以吏部尚書李光有人望欲藉之  
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於帝而用之光既受命遂於  
尚書省榜諭金國使來盡歸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  
我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 甲戌以韓肖  
胄簽書樞密院事

紹興九年 春正月丙戌以金國通和大赦江南新  
復州軍直學士院樓炤草赦文畧曰乃上穹開悔禍  
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  
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朶州上疏言燕雲  
之舉其鑑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

蓋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今虜中有故上下分離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得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亦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旣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体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可以削平禍難者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啣之及赦至鄂飛又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疏入檜益怒遂成讐隙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命帝溫言獎譽之飛乃受命吳璘在熙州其幕客擬爲賀表璘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灵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 戊子遣判大宗正事士褒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初史館校勘范如

圭以書責秦檜力建和議忘讐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柰何爲此必遺臭萬世矣及金人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爲功如圭入對言兩京之版圖旣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遣褒等往檜以如圭不先白已益怒如圭遂謁告去以尹焞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辭不拜先是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帝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問學淵源可以繼震乃除焞太常寺少卿兼崇政殿說書至是改命焞以和議

爲非固辭不拜以王倫爲東京留守交割地界又

以周聿爲陝西宣諭使方廷實爲二京宣諭使廷實

至西京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恭陵至

暴露廷實解衣覆之歸以白帝秦檜怒之尋以路允

迪爲南京留守孟庾兼東京留守李利用權留守西

京吳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

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和議之成帝以玠功高授開

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

遣內侍奉手札以賜至則玠病甚扶掖聽命三月

王倫至汴見兀朮交割地界得東西南二京壽春府

宿曹單州及陝西京西諸州之地兀木遂自祁州渡河而北移行臺于大名府 辛丑以樓炤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命炤宣諭陝西炤至鳳翔奉制以楊政為熙河經畧使吳璘為秦鳳經畧使屯內地以保蜀郭浩為鄜延經畧使屯延安以守陝炤倚秦檜勢妄自尊大且好貨失將士心 吏部尚書晏敦復力詆和議屈已之非秦檜使人詠之曰公若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權吏部甫踰月罷知衢州 李世輔至夏夏人問其故世輔泣言

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  
生擒撒離喝取陝西五路歸於夏世輔亦得報不共  
戴天之讐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靳借兵特有酋蒙  
號青面夜叉者久為夏國患乃令世輔圖之世輔以  
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乃還夏主大悅即  
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啜訛為陝西招撫使  
世輔為延安招撫使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  
曰鄜延今復歸朝已有赦書世輔取赦文觀之因與  
官屬列拜大哭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啜訛  
諭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

部軍歸國嗾訛不從曰初經畧乞兵來取陝西今旣  
到此乃令我歸邪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斫嗾訛不  
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鉄鷄子軍來世輔以所部拒之  
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萬人  
獲馬四萬匹世輔揭榜招兵每得一人予馬一匹旬  
日間得驍勇少壯者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  
軒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吳玠遣張振撫諭  
之曰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世輔遂見玠于河池  
玠遣詣樓炤于長安炤承詔以爲護國軍承宣使樞  
密行府前軍都統制送之朝五月丙午世輔乃率部

下三千南來帝撫勞并三賜名顯忠 六月辛亥夏

主乾順卒子仁孝立改元大慶號乾順曰崇宗 開

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武安公吳玠卒玠善讀史

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墻牖皆格言也用兵

本孫吳務遠畧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

有恩虛心請受雖身爲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

故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

親故權貴撓之卒年四十七贈少師自富平之敗金

人專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

立祠以祀 士褒張燾至鄂岳飛請以輕騎從洒掃

實欲觀釁以伐謀秦檜白止之士褒出蔡穎河南百姓歡迎夾道以喜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爲宋民遂入栢城披歷榛莽隨宜葺治禮畢而還詔封士褒爲齊安郡王張燾奏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復此讐也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讐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默然秦檜患之出燾知成都府

秋七月以胡世將爲四川宣撫副使世將精神明悟閑習吏治初除宣撫諸將皆賀世將語之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知虜情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家故事以

文臣爲制將爾軍事亦無以吳宣撫之規各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謝 金宋王蒲盧虎自以

太宗長子跋扈尤甚克王訛魯觀爲左丞相復附之

撻懶方持兵柄遂相與謀反事覺蒲盧虎訛魯觀皆伏誅以撻懶屬尊釋不問 王倫如金兀朮言于金

主曰撻懶蒲盧虎上割河南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即遣介具言于朝會孟庾至汴倫即解留鑰將使之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撻懶等反金人執之倫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不答而令翰林侍制耶律紹文爲宣勘官問倫知撻

懶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及求割地汝  
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邪倫曰比蕭哲以國書許  
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  
與民休息使人奉使通好兩國耳紹文復曰卿留雲  
中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及問貳我君臣耶  
乃遣副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  
東北士民之在南者而從倫拘于河間以待報命之  
至時皇后邢氏崩十五國城金人秘之 八月金以  
撻懶杜充爲行臺左右丞相撻懶謂使者曰我開國  
功臣也何罪而使戎降與杜充爲伍耶遂復與翼王

鶻懶等謀反事覺且疑撻懶與宋陰結故主割地遂  
命誅之撻懶南走追而殺之于祁州其黨皆死 知  
邵州王彥卒彥當建炎初屢敗大敵威聲振河朔號  
稱名將時方撓于和議遽召之還又奪其兵柄而使  
之治郡士議惜之 冬十二月甲子李光罷光初謂  
可因和爲自治之計故署榜不辭及秦檜議撤南守  
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  
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于帝前曰觀檜之意是  
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  
大怒光遂求去 金胡沙虎攻蒙古糧盡而還蒙古



追襲之大敗其衆于海嶺

紹興十年春正月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初將爲司農丞與監察御史施廷臣附秦檜抗章力贊和議檜擢用將爲起居郎廷臣爲侍御史朝論大駭尚書晏敦復等上疏切諫於是二人皆不受命檜患之至是以將爲工部侍郎克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觀文殿大學士隴西忠定公李綱卒于福州年五十八贈少師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全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

人所畏服如此

朱熹曰綱之爲人知有君父而不

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難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

可奪者可謂一世之偉人矣以綱之賢使得畢力殫

慮於靖康建炎間莫

或

撻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

至爲南渡之偏安哉

夏四月壬申韓肖胄罷

五

月己卯金兀朮以歸河南陝西地爲非計而張通古又言宋置戍河南請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幹本然之及撻懶誅遂大閱國中兵於祁州命兀朮自黎陽趨河南右監軍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分道入寇

兀木率孔彥舟等入汴遣烏祿取歸德李成取河南  
分兵下諸郡於是東京留守孟庾南京留守路允迪  
皆以城降權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河南南州縣皆  
降拱州守臣王慥亳州提轄魏經死之撒離喝入同  
州趨永興軍權知軍事郝遠開門納之陝西州縣所  
至迎降遂進據鳳翔初關陝新復朝廷分軍屯熙秦  
廊延諸路撒離喝既至鳳翔陝右諸軍皆隔在虜後  
遠近震恐秦檜以其言不售甚懼謂給事中馮檝曰  
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  
君鄉袞未測上意君其爲我探之檝入見曰金人長

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  
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喜 胡世將在河  
池倉卒召諸將議時吳璘孫渥已在楊政田晟繼至  
諸將請少退清野以挫其鋒渥言河池不可守璘厲  
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白口保破敵世  
將壯之指居所曰世將誓死于此遂遣諸師分據渭  
南尋詔世將詣屯蜀口以璘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  
時金人犯石壁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六月己酉撒  
離喝使鶻眼卽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  
顏以驍騎擊敗之虜先於扶風築城旣敗入城拒守

官軍攻拔其城獲三將及女真自七十人撒離喝怒甚自戰百通坊仲力戰破之撒離喝還鳳翔由是金人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 副留守劉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潁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楫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謀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歛兵入城爲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汴皆携孳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遮之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爲金人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柰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惟步將許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梁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不如相與努力一戰爲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喜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候用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戰婦人礪刀劔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我當與國家殺賊立

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劉豫時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撒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金湫觀河壬子遂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頗衆旣而金三路都統葛土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而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而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爲門至是與許清輩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疆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禦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鉄騎數千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錡遣闖克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啣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跽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跽聲卽聚金人亦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木在汴聞之卽索靴上馬帥十萬衆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

續通志卷之三十三

廿四

知不足齋

歸陳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寡衆不敵然有進無退錡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邪且敵營甚邇而兀木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如何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木問之對如前兀木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我焉車砲具不用而械成等還錡兀木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兀木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木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時大暑敵遠來疲弊晝夜不解甲人馬飢渴飲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錡士

氣閑暇軍皆畚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闖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兀朮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鉄浮圖戴鉄兜牟周匝綴長簷二人爲伍貫以常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鉄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噐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所恃以爲疆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皆鞭之遂還汴旣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噐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

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晉書其言曰... 婦人抵嫡又大姬之棄... 不歸以出... 殊自以至申嫡... 然於用之自用兵以來... 翼... 婦... 軍... 以... 聖... 輝... 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四

宋紀三十四

起紹興庚申六月盡紹興癸亥凡三年有奇

高宗受命

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

孝皇帝八

丙辰帝賜岳飛札曰設施之方悉以委卿朕不遙奪  
飛乃遣王貴牛臯楊再興李寶等分布經畧西京汝  
鄭穎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規  
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  
軍長驅以闕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  
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飛將李寶牛臯

相繼敗金人于京西 壬戌樓炤罷 甲子秦檜力  
主和議奏遣司農少卿李若虛詣飛營諭指班師閏  
月丙子金人撒離喝與吳璘楊政夾渭河而陣璘駐  
兵大蟲嶺撒離喝覘之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  
難與爭乃引去取邠州田晟遣將拒之於青谿嶺胡  
世將又遣王彥揚從儀分道而出屢戰敗之撒離喝  
還屯鳳翔既而復出攻涇州田晟據山爲陣乘虜壁  
未定奮兵擊敗之奪其兵馬甚衆撒離喝走還鳳翔  
岳飛攻金人于蔡州破之復其城壬辰遣張憲敗  
韓常於潁昌又復淮寧府郝昫復鄭州張應韓清復  
西京楊遇復南城軍喬握堅復趙州他將所至皆捷  
金人大震河南兵馬鈐轄李興聚兵應飛收復伊陽  
等八縣及汝州金河南尹李成棄城遁走詔興知河  
南府飛又使張應會興復永安軍 韓世忠使王勝  
等復海州父老哀金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  
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 張  
俊遣統制王德援潁昌兵還就檄德復宿州德倍道  
自壽春馳至蕪縣與金遊騎遇遂入城偃旗臥鼓遊  
騎引去德因潛師趨宿州夜半薄金營金人阻汴水  
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遙謂金人曰吾與爾小



大百戰雖名王貴酋莫不靡碎爾何爲者金將高統軍遂投兵降守將馬秦馳入城閉門固守德叱其子順先登秦遂降戊戌宿州平德乘勝趨亳州與俊會于城父時酈瓊與葛王烏祿在亳聞德至日夜义未易當也即遁去德入亳州請于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勝進取俊不從而還初德以十六騎徑入隆德府縛金守臣姚太師獻于朝欽宗問狀姚對曰臣就縛時止見夜义耳由是人呼爲王夜义 秦檜惡趙鼎居越偏已徙知泉州又諷司諫譏祖信等論鼎嘗受張邦昌偽命遂奪節提舉洞霄宮鼎自泉還復上書

言時政檜忌其復用又諷中丞王次翁論其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縉謫官居興化軍次翁及右諫議大夫何鑄論之不已庚子乃貶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 秋七月丙午以王次翁參知政事秦檜薦次翁爲中丞故凡可以爲檜地者無不力爲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罪狀兀术次翁懼檜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出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爲至戒帝深然之檜德其言遂引同列由是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撼搖矣 己酉岳飛留大軍于潁昌命諸將分

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术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术怒合龍虎大王盖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鄆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屍布野兀术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术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千騎突戰敗之兀术憤甚合師二十萬次於臨穎甲寅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人及萬戶撒八千戶百人再興死之獲屍焚焉得箭簇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术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乙卯兀术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魏戰于城西雲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术壻夏金吾飛又使梁興會太行忠義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沁水遂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進軍朱僊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术對壘而陣遣背魏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术還汴飛檄

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 以楊沂中爲淮北宣撫副使劉錡爲判官 岳飛奉詔班師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初兩河豪傑李通等帥衆歸岳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跪候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將馬陵思謀素驍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論之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

卽降金將王鎮崔慶李覬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龍虎大王之將乞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韓常亦欲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連召還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東面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壬戌乃自郟城引兵還民遮馬痛哭訴

曰我等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  
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  
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  
間田處之初兀术敗于朱僊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  
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  
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喘守生曰自古未  
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  
况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术遣兵追  
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飛至鄂力請  
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八月

壬申秘閣修撰張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之  
乃貶九成知邵州喻樗知懷寧縣陳剛中知安遠縣  
凌景夏知辰州樊光遠閩州學教授毛叔度嘉州司  
戶叅軍九成從楊時學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  
隱及爲刑部侍郎會金人和議九成言于趙鼎曰金  
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耳因陳十事云彼誠能  
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罷相檜誘之曰  
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苟安耳  
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  
者帝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察檜尤惡

之 丁亥楊沂中軍至宿州金遣間告敵騎數百屯柳子鎮沂中自將五百騎夜襲之不見敵而還金以精兵伏歸路沂中軍潰遂自壽春走還泗金人屠宿州 九月壬寅遣使諭韓世忠罷兵還鎮時諸大帥皆還金殺其左丞相谷神右丞相肅慶 河東經畧使王忠植本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以復石代等十一州功授河東路經畧安撫使冬十月金撒離喝犯慶陽知府宋萬年拒守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救慶陽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詣撒離喝使甲士引至慶陽城下諭降忠植大呼曰我太行忠義也爲虜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撒離喝怒詰之忠植披襟曰當速殺我遂遇害萬年以城降後贈忠植奉國君節度使謚節義 臨安火 十一月金主興禮樂立孔子廟於上京求孔子後得四十九代孫承奉卽璠遂封衍聖公 十二月金旣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其衣若遇出師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俱有之皆築壘於村落間

紹興十一年春正月金兀朮自敗後留屯京毫出入許鄭之間簽兩河軍與舊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及聞秦檜召諸軍還乃攻陷壽春遂渡淮入廬州詔張俊楊沂中帥兵赴淮西岳飛進兵江州尋詔韓世忠引兵往援時兀朮自合肥趨歷陽遊騎至江張俊議分軍守南岸王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虜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安則淮非吾有矣固請而行二月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曰明日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兀朮退保昭關

尋復來爭和州俊擊敗之癸未德又敗韓常于含山縣東又敗兀朮于昭關復含山及昭關 金人陷商州邵隆復之 丁亥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兀朮以拓臯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兀朮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壘橋湏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臥槍而坐遣人會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蓋諸軍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爲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

事當機會復何待卽與騎上馬先迎敵沂中繼之兀  
术以鉄騎十餘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  
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河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  
而出德引弓一發斃之乘勝大呼馳擊諸軍鼓譟從  
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虜  
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墻而進遂大  
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于東山虜望見驚曰此順昌  
旗幟也卽走保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  
死者以萬計旣而兀术復親帥兵逆戰于店步沂中  
等又敗之己丑乘勝逐北遂復廬州 金命致仕官

至三品者給半俸

金追封昏德公爲天水郡王封

重昏侯爲天水郡公封耶律延禧爲豫王 金人親

祀孔子 三月甲辰張俊揚沂中劉錡奉詔班師行

纔數里謀報金人攻濠州甚急俊乃復邀沂中錡同

會于黃連埠將往援距濠六十里而濠南城已陷俊

召諸將謀之沂中欲戰錡曰本來救濠今濠已失進

無所依不若退師據險徐爲後圖諸將皆曰善三師

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謂俊曰敵得城遽退必

有謀也宜嚴兵備之俊不聽且欲自以爲功命錡無

往而今沂中與王德將神勇步騎六萬直趨濠州列

陳未定烟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沂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安敢議事沂中以策麾軍曰那圖諸軍以爲今其走也遂潰而南不復有紀律金人追之死者甚衆韓世忠帥師至城下亦不利而退沂中遂入滁州俊軍入宣化錡軍藕塘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柰何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謂俊毋恐請以步卒禦之宣撫試觀焉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况今得地利又有銳兵邪遂設三覆以待俄而俊至曰謀

者妄也威方殿後之軍耳乃皆還鎮俊歸建康錡歸太平沂中歸臨安 岳飛帥兵將救濠州奏金人舉

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帝不從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敵方在邇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守帝乃詔飛會師蘄黃飛至濠而城已陷遂還兵舒州以俟命 壬子金元朮渡淮北去 夏四月己卯孫近罷 壬辰以韓世忠張俊爲樞密使岳飛爲副使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獻計爲檜請除



韓世忠張俊岳飛樞府則兵柄自解檜喜乃密奏拓  
臯之捷召三將赴行在論功行賞於是世忠俊皆入  
朝飛至獨後檜用王次翁計俟之七日既至遂拜世  
忠俊樞密使飛爲副使並宣押至樞府治事加楊沂  
中開府儀同三司賜名存中王德清遠軍節度使而  
進范同爲翰林學士 張俊知秦檜欲罷兵首請以  
所部隸御前且力贊和議檜深喜之遂罷三宣撫司  
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臨時取旨又置三總領所於  
湖北淮東淮西以統諸軍錢糧時更軍制之初將士  
多不安五月乃命俊飛往淮東撫韓世忠之軍初飛  
在諸軍中年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張俊不能平  
飛屈已下之淮西之役俊以糧乏怵飛飛不爲止帝  
賜札褒諭有曰轉餉難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  
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至是俊知世忠  
忤檜欲與飛分其背魏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既至  
楚州俊欲脩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  
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昉言樞  
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昉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  
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  
俊於是大憾飛遂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俊

飛既還飛遂不復出掌兵其僚屬多乞宮祠而去俊  
每獨出視師 六月進秦檜為尚書左僕射 秋七  
月庚子以范同參知政事 甲寅罷淮北宣撫判官  
劉錡錡自順昌之捷驟貴張貴揚存中嫉之至是二  
人言于朝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秦  
檜信之遂罷錡兵命錡知荆南府 八月戊辰立祚  
德祠于臨安祀晉程嬰公孫杵臼韓厥也 王居正  
立朝累與秦檜忤且力辯王安石父子學行之非自  
兵部侍郎出知温州居正知不為檜所容以目疾請  
祠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猶忌之  
詔中丞何鑄劾居正為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  
祠居正之學根抵六經揚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解  
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勵首尾十載  
為詩書周禮辨學二十九卷與詩書同進二書行天  
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岳飛以恢復為已任不肯附  
和議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恚曰君  
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邪兀术遺檜  
書曰汝朝夕以和請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  
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  
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諫議大夫万俟卨等交

章論飛奉旨援淮西暫至舒蘄而不進與張俊按兵  
淮上欲棄山陽而不守乃罷爲萬壽觀使奉朝請  
辛亥吳璘進兵拔秦州聞金統軍胡彥與習不祝合  
兵五萬屯劉家圈請于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  
璘曰有新立壘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  
取彊弓次彊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  
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彊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  
以拒馬爲限鈇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爲  
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壘陣世將善  
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  
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  
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丙申遂進次剡  
家灣時胡彥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  
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  
仲曰戰于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半夜璘  
遣姚仲王彥銜枚渡河陟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  
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以畢列萬炬齊發  
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彥善戰二酋異  
議璘先以兵挑之胡彥果出麈戰璘以壘陣法更迭  
戰輕裘駐馬吸塵之士殊死聞金人大敗降者萬人

胡蓋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癸亥以驛書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首領爭來附而楊政拔隴州及破岐下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州矣詔至璘即自臘家城引兵還河池浩還延安政還鞏世將惟浩嘆而已莫將又留于金兀朮欲和議乃縱之歸以道意秦檜遂奏遣劉光遠為通問使冬十月兀朮遣劉光遠還要官尊望著者為使秦檜乃奏遣魏良臣為金國稟議使秦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與重賞卒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為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為怨將不勝其怨俊因劫以私事貴懼而從之檜又聞飛統制王俊善生口訐號鴟兒以姦貪屢為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而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為狀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貴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憲未至俊預為獄以待之屬吏王應求白俊以為樞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鞠鍊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

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至臨安下大理寺獄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壬寅檜矯詔召飛父子使者至飛第飛嘆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鞠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寃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政議大夫方侯嵩嵩數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上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証者或告嵩以臺章所指淮西逗遛事爲言嵩喜白檜簿錄飛家取所賜御札與往來道塗日月皆可考乃收其御札送官藏之以滅跡嵩又使鵬革等証飛受詔逗留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褒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靜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

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二字何以服天下 癸巳韓世忠罷世忠深以和議爲不然及魏良臣出使世忠諫曰中原士民淪于腥羶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之師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北使之來乞與面議復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論之帝不聽而世忠連疏乞罷遂罷爲醴泉觀使封福國公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童奴縱遊西湖以自樂澹然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 十一  
月范同罷 安置李光于藤州秦檜忌光諷中丞萬

俟高論光陰懷怨望與孫近朋比安置滕州守臣以光詩有諷刺者獻于檜檜怒令言者論之再竄瓊州乙卯兀朮以蕭毅邢具瞻爲審議使與魏良臣偕來議以淮水爲界求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請命宰執告祭天地宗廟社稷命何鑄往使誓表畧曰臣構言今來畫疆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爲界屬鄧四十里外并西南盡屬光化軍爲獎邑沿邊州城旣蒙恩告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

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爲首每春季差人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旣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庶使弊邑永爲蕙焉毅辭帝諭曰若今歲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至則誓文爲虛設鑄至汴見兀朮遂如會寧兀朮尋遣人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二原遣使割京西唐鄧二州陝西割商秦之半止存上津豐陽天水三縣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尚方山二原以大散關爲界以畀金於是宋僅有兩浙兩淮江東西南北蜀福建廣東西十

五路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凡有府州軍監一百八十五縣七百三金旣畫界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凡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守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初邵隆在商州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爲治招來流散屢敗金人終不肯離商而去值和議成割商與金隆常快快徙知金州嘗以兵出虜境秦檜恨之徙知叙州檜陰使人酖之歲已暮而岳飛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棄市于鵬等從坐者六人籍

飛家貲徙之嶺南於是薛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寃下大理獄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在金以蠟書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驪飾名妹遺之飛曰主上霄旻豈大將安樂時邪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爲飛營室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鹵掠卒有

疾飛親爲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群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术於穎昌則以背魏八百於朱僊鎮則以五百皆破其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倅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



奮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王宗沐曰宋之人才

莫盛於慶曆皇祐間比王安石當國惡其異已稍稍

厭棄如韓富諸人猶褫其秉政至章惇蔡京則加以

竄逐流移死亡畧盡而士大夫誠心正氣摧挫無幾

而宋事始壞矣宋之將才莫盛於建炎間比汪黃得

君惡其沮已稍稍抑遏如宗李諸人皆至無成至秦

檜則加以屏逐誅夷身棄家破而諸將忠銳氣銷

錄已盡而宋事始大壞矣諸將之中飛功最大飛忠

最篤而飛禍最酷當飛存日嘗召對矣嘗委以西事

矣嘗親書旗賜之矣非下僚小校不知名者而任檜

為之帝皆不問嗟乎檜已矣帝獨何心哉計伯劉之

亂有淵聖將歸之言使宋人用兵則淵聖當歸檜以

此持之則雖殺百飛帝不得問檜亦不為異也君以

亟和安其身臣以得和固其寵辱戮忠良使萬

古之下掩卷有餘恨檜之死於牖下也幸夫

紹興十二年春正月丁丑進封建國公瑗為普安郡

王崇國公璩為恩平郡王詔諸州修學宮 癸巳何

鑄還自金初蕭毅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

-5 235 45 940" data-label="Text">

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恥和  
不然朕不憚用兵及何鑄曹勛往帝召至內殿諭之  
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  
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  
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為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  
此豈可輒改曹勛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  
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高氏 三月辛  
亥放齊安王士褒于建州秦檜惡其救岳飛也 泗  
川宣撫副使鄭剛中節制諸將極嚴每入謁先庭揖

然後就坐吳璘陞少師語主閣吏乞講鈞敵之禮剛  
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爾尚變常禮是廢軍容璘  
惶恐聽命 夏四月金使左宣徽使劉訥以袞冕圭  
冊帝爲大宋皇帝 五月置榷場于盱眙其後又置  
于光州棗陽安豐軍金亦置榷場于壽鄧州鳳翔府  
六月辛未安置王庶于道州 丙寅何鑄罷秦檜  
以鑄不傳會岳飛之獄怨之諷萬俟卨論其過欲竄  
諸嶺表帝不許遂出知徽州後復責授秘書少監徽  
州居住 八月甲戌以萬俟卨參知政事 金人歸  
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帝

易總服奉安龍德別宮 皇太后高氏至自金后有  
智慮初聞金人許還三梓宮后恐其反覆呼役者畢  
集然後起攢宮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他變乃陽  
稱疾湏秋涼進發已而稱貸于金使得黃金三千兩  
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虞帝至臨平奉迎見后喜極  
而泣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 九月乙未以孟忠厚  
爲樞密使充攢宮總護使 壬寅大赦加秦檜太師  
封魏國公以和好成也 遣使如金沈昭遠賀生辰  
楊愿賀正旦賀禮俱用金茶噐千兩銀酒噐萬兩錦  
綺千匹金循契丹例不欲兩接使人故併遣使歲如

之 冬十月丙寅擢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于永固陵  
以懿節皇后祔尋改陵曰永裕在會稽 乙亥以程  
克俊簽書樞密院事 以太后歸推恩進封秦檜爲  
秦魏兩國公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故辭不拜 張  
俊贊秦檜成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及和  
議定諸將罷而俊無去意故檜諷臺臣江邈論之十  
一月癸巳遂罷爲鎮兆崇信等軍節度使充醴泉觀  
使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 劉光世卒光世在諸將  
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爲國任事嘗入  
對言願竭力以報國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帝曰卿  
不可徒爲空言當見之行事建炎初結內侍康履自  
固又早解兵柄與時浮沉不爲秦檜所忌故能竊寵  
榮以終其身方之韓岳不逮遠矣 徽猷閣待制致  
仕尹焞卒焞質直弘毅實體力行程頤嘗以魯許之  
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秦檜無子取  
妻兄王煥孽子熺養之南省擢爲第一檜以爲嫌進  
士陳誠之策專主和議乃以爲首熺次之歷官秘書  
少監自知不爲士論所與乃以熺領國史自檜再相  
凡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因以太后北還  
爲已功自領其事使著作卽王楊英周執羔上之

孟忠厚罷忠厚始爲外戚貴顯然能避權勢不以私干朝廷秦檜忠厚之僚壻也未嘗親附世以此重之至是山陵畢檜諷臺諫引故事外戚不預政罷之十二月陝西大旱連歲不雨至是涇渭灞滻皆竭民無以食多餓死者 西遼耶律大石妻蕭氏死子夷列立夷列改元紹興籍民十八歲以上者得八萬四千五百

紹興十三年春正月癸卯作太學以岳飛宅爲之

二月乙酉作景靈宮遣官自温州奉迎祖宗神御至遂詣天章閣西殿告遷徽宗及顯恭顯肅二后神御

併奉安焉 三月乙巳築太社太稷壇及園丘 夏

閏四月己丑立貴妃吳氏爲皇后后開封人年十四選入王邸帝旣即位后常以戎服侍左右習書史善翰墨寵遇日隆累進貴妃帝憐邢氏在金虛中宮以待其還至是秦檜累表請立后皇太后亦以爲言帝從之 乙卯王次翁罷時秦檜當國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斥始終不貳於檜者惟次翁一人而已

五月停給僧牒先是臨安府乞度牒修觀音殿帝不與特給錢五千緡曰朕觀人主欲消除釋老或毀其徒皆不適中徃徃而熾今不放度牒可以漸消而吾

道盛矣至是命停給雖特旨亦令執奏 六月壬寅  
程克俊罷 秋七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自金還自  
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  
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  
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距會寧二百里地苦  
寒穴居百餘家陳王谷神聚落也谷神敬皓使教其  
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衣麤布常大雪薪盡以馬  
矢然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谷神特以問皓皓力  
折之谷神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  
使天地相拍耳皓復辯之谷神怒曰汝作和事官而

口硬如此謂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  
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於水以墜鱗辭可也谷神義  
之而止皓屢因謀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  
興師進擊常求帝太后書遣間持歸帝大喜曰朕不  
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  
遇貴族名家子流落于金者盡力拯救之留金十五  
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  
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皓退見秦檜語  
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  
爲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

檜不懌遂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邵被囚祚山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爲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于獄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之邵又以書言于金曰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尾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金人徙之會寧及還入見除秘書脩校主管佑神觀司諫詹大方論其使事無成改台州崇道觀并副王倫使金旣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

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早申四海之養于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金人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又以

書決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遭之命也要當會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大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及粘沒喝死弁密疏金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間行歸報王倫還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有曰嘆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謂丞相張俊曰弁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此皆知時知機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機動有變宜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消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機陛下旣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秦檜惡其言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秘閣而卒 帝書六經刻石于太學 冬十二月癸未朔日食是日陰雲不見秦檜率百官稱賀 金人來賀正旦禮物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紗縠三百段馬六疋自是歲如之

復置三館上謂宰執曰人才須素養太宗置三館  
養天下之士至仁廟人才輩出為用今日若不興學  
校將來安得人才用耶

經川  
學業  
三館  
書

平雪刃而不血刃費此而不費斯此是夫如中興之  
文亦宜藉以藉之金人以勸遊為至焉以尚安為太  
此盟可守而藉藉之心宜默以背之兵可息而所  
味難之明然却戰而於短鑊固辨辨惟百變宜繼未  
曰聖不與金人藉味上或執宮以吹太母此皆味却



